

非自然的时空与内战创伤：扬·阿尔贝理论视域下的 《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》

张译心

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

摘要:谢汉·卡鲁纳蒂拉卡 (Shehan Karunatilaka) 的布克奖获奖小说《马里·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》以斯里兰卡内战为背景，通过亡灵视角构建了一个颠覆现实逻辑的死后世界。本文运用扬·阿尔贝 (Jan Alber) 的非自然叙事理论，聚焦小说中物理或逻辑上不可能的非自然时间（模糊时序、平行时间、倒退时间）与非自然空间（“签证处”“中间地带”“光之国”“档案室”），揭示其如何解构线性时空认知，从而展现对战争暴力、历史真相被遮蔽以及和解话语虚伪性的深刻批判。小说中马里最终拒绝“光之国”的遗忘式救赎，选择“助人”的行动路径，构成了对个体伦理、历史责任与记忆主体性的再申明。

关键词:非自然叙事；扬·阿尔贝；空间代理性；创伤时间性；《马里·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》；斯里兰卡内战
DOI:10.63887/etr.2025.1.3.27

引言

谢汉·卡鲁纳蒂拉卡的小说《马里·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》以1980年代斯里兰卡血腥内战(1983-2009)为历史背景，讲述战地摄影师马里 (Maali) 死后灵魂游荡于一个佛教色彩浓厚的“死后世界”，在七个“月亮”内探寻自身死亡真相、未竟事业（揭露战争罪证）与存在意义的故事。小说采用亡灵第一人称视角，构建了一个彻底颠覆现实物理与逻辑法则的叙事世界。扬·阿尔贝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为解读此类“不可能世界”提供了关键框架。阿尔贝将“非自然”定义为“物理上或逻辑上不可能”的叙事元素，它们迫使读者进行认知重构，并常服务于特定的主题功能 (Alber, 2016)。传统的创伤叙事多借由现实主义结构还原痛苦，而卡鲁纳蒂拉卡却通过“非自然”的死亡状态与“超现实”叙事逻辑，完成了对死亡经验与记忆危机的双重书写。本文以扬·阿尔贝提出的“非自然叙事”理论为工具，聚焦小说中的非线性时间结构与异构空间建构，剖析文本如何通过“不可能”的叙事方式揭露历史中的暴力遮蔽，构建记忆的抵抗性伦理。

1. 非自然时间：创伤的解构与历史的碎片化

扬·阿尔贝在其非自然叙事理论中将“非自然时间”定义为“逻辑上不可能存在于经验世界中的时间结构”^[1]，例如循环、停滞、倒退、多线并行等。这种时间结构突破了传统叙事中因果与线性顺序的框架，旨在表现极端经验、心理创伤、意识错乱等边缘状态。小说开篇即设定主人公马里处于一个模糊状态：他意识到自己已死，却无法回忆死亡原因。这种时间上的“知其果而不知其因”打破了传统的死亡逻辑。马里在阴界中的第一个月亮中不断遭遇过去生活的碎片式闪回，例如他在情人家中、在审讯室、在医院暗房中的种种回忆，但这些记忆片段之间缺乏清晰的逻辑连接，只能通过断裂的感官细节与象征性线索拼贴出一种“模糊的前因”。正如他所言：“记忆像被打碎的玻璃，每一片都割伤我，却拼不成完整的倒影。”^[5]。更具非自然性的是小说的“并行时间”结构。马里在阴界遇见了不同时代死者的幽灵，包括1893年死于霍乱的女仆、1983年“黑七月”暴乱中的泰米尔青年、以及最近被谋杀的政治对手。这种跨时空的共存打破了时间的单一性，构建了一种“多时态的死者共同体”，形成一种“历史未愈合的合唱”。阿尔贝认为，“非自然叙事使不同时间层之间建立逻辑不连续却情感连贯

的连接”^[3]，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显著。

此外，小说还大量使用“逆序时间”技巧。在第五个月亮之后，马里的叙事呈现出一种“向前推进的倒退”结构。他从记起死亡现场逐步倒回对同性恋身份的自我否认、对母亲的抗拒、对殖民教育体制的讽刺与挣扎。这种倒退结构使小说超越了单一事件的批判，转向对整个社会结构与身份构建的历史性反思。在非自然时间结构的推动下，《七个月亮》实现了对历史真相的一种“反线性”揭示。马里并非通过调查推动事件，而是通过记忆重组拼出死亡原因；读者也不是被告知“谁是凶手”，而是逐步认识到死亡背后的制度性逻辑。这种“倒序推进”的叙事设计，突破了传统侦探小说中的因果建构逻辑。

非自然时间在小说中不仅表现了主人公意识的扭曲与混乱，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历史的破碎与非理性状态。斯里兰卡内战并非一场有清晰起止、敌我分明的战争，而是由殖民主义遗产、族群仇恨、宗教歧视与经济剥削交织而成的结构性暴力。正如马里的意识无法在死后理清“我为何死”，国家也无法通过传统线性历史观来解释“我们为何开战”。

2. 非自然空间的代理性：制度暴力与记忆压制的形象建构

在小说中，空间的非自然构造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。扬·阿尔贝指出，非自然空间常常表现为“不合逻辑、不稳定或不可能存在的物理环境”，它们是“高度人工化的、情感或象征层面代理的空间”^[3]。卡鲁纳蒂卡通过阴界四个代表性空间的设定——“签证处”“中间地带”“档案室”“光之国”——构建出一个高度制度化、管理化的死后世界，它们充当着叙事结构中的权力代理。

首先，“签证处”是死后世界的第一个场所，它融合了医院、警察局、移民署、宗教机构等多重现实空间意象，是典型的“官僚化死亡管理场所”。亡灵必须填写一份详尽的表格，包括种姓、宗教、语言、死因、是否已报案等信息。小说描写：“她拿着一张破碎的耳垂来登记身份，却被告知需要左耳的完整性作为判断依据^[5]。”这一荒诞而冷酷的制度规则，直接影射了现实中族群歧视、宗教排斥、官僚僵化等机制对生命的

评估与甄别。其次，“中间地带”是主人公主要活动的空间，其表现出一种不断变幻、无稳定物理边界的空间特征。在这里，马里有时处于儿童时代的卧室，有时进入亲人的梦中，有时出现在过去的战场，有时附身于活人。这种“非逻辑性”的空间组织打破了现实中物理位置与时间进程的线性对应。

第三，“档案室”作为小说中最具隐喻意味的场所，是对国家暴力如何通过“控制信息”实现权力统治的象征。在第五个月亮中，马里潜入阴界“档案室”，试图寻找自己死亡的正式记录，却发现所有信息被“归类、打码、抹名”。小说写道：“他们不怕我们拍照，他们怕我们把照片送出去^[5]。”这里显然影射了斯里兰卡战后政府对内战资料、证词与图像的压制行为。最后，“光之国”是死后世界的终点，也是一种极度非自然化的“白色空间”。亡灵若想“升入光中”，必须“放下所有前生的怨念、愤怒、爱恋与记忆”。小说中“光之国”被描述为“光滑、干净、没有语言，没有影子也没有名字的地方”。这一设定极具讽刺意味：它代表了所有暴力权力想要的终极目标——让受害者遗忘，让真相消失，让控诉终止。

3. 虚假救赎的拒绝与记忆伦理的重申

小说的高潮与情感转折点，集中体现在主人公马里对“光之国”的拒绝上。它构成了对“虚假和解”话语的质疑与拒绝，同时也是对记忆主体性与历史责任的一次明确宣言。在“非自然叙事”框架下，这一拒绝行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叛逆或滞留，而是建立在对制度性救赎机制本质识别之后的主动抵抗。

马里在经历七个月亮之后，本已具备通往“光之国”的所有条件——他找到死亡真相，回顾了自我历史，完成了与亲人的诀别，也“协助”了若干幽灵“升天”。然而，临近终点时，他却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：他不愿离去，而是主动选择留下，成为一名“助人者”，即协助新亡灵理解死后世界并找寻真相的引导者。他的这一行为本质上构成了对“遗忘性升华”的彻底否定。正如他在小说结尾所说：“如果一切都必须忘记，那活着和死去，又有何意义^[5]？”

这一拒绝的行为在文学结构上完成了对传统“死亡救赎”模型的颠覆。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，死亡之

旅的终点往往是“和解”与“释怀”，但卡鲁纳蒂拉卡却将主人公的救赎建立在“记忆负担的延续”之上。这种“逆向救赎”的逻辑与阿尔贝关于“非自然伦理”的主张高度一致。阿尔贝认为，非自然叙事的伦理立场在于“不允许用经验之外的调和逻辑掩盖经验本身的极端性质”^[3]。也就是说，越是极端的经验，越不能用“宽恕”“升华”之类的传统道德话语加以消解，而应让其原貌在叙事中得到维持甚至强化。

在阴界中，马里视每一位亡灵为历史的发声者与见证人。这种行为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“引渡者”角色，成为一种记忆与话语权的中介人。在国家层面，和解政策往往以“宽恕换稳定”的逻辑运行，而马里则明确拒绝将死亡真相折价为情感宽慰。他的抗拒并非出于怨恨，而是出于对真相不可替代性的坚持。他不是要复仇，而是要保存真相——即使是在死亡之后。

这一立场在文本末尾得到了伦理升华：马里获得了“安顿”。这种“站定”象征着他已完成自我定位，也象征着作者对“记忆伦理”的最终立场——在历史尚未澄清之前，遗忘不是通往光的路，承担才是。因此，马里的选择，不是对死亡的逃避，而是对历史与记忆的重新接纳。

4. 结语

《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》通过非自然时间与空间的建构，不仅打造出一个复杂且高度制度化的死后世界，更在死亡叙事与创伤记忆之间建起了一条通道，使得被历史边缘化的个体之死得以重现、诉说并被理解。在小说的世界中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通往“记忆政治”与“历史真相”的再阐释起点。

这部小说最终不仅是对斯里兰卡内战记忆政治的深刻回应，也是对更广义历史书写方式的挑战。在全球范围内，无论是二战后的德国还是独裁后的阿根廷，关于“如何记住创伤”始终是文学、历史与政治的交汇点。《七个月亮》通过其非自然叙事的方式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叙事框架——它不讲求因果清晰、逻辑顺畅、情感疗愈，而是承认创伤的持续性、复杂性与反常性。它不急于调和矛盾，而是使矛盾本身成为叙事的资源。这正是《七个月亮》的叙事使命：不是慰藉我们，而是唤醒我们；不是抚平伤口，而是指出伤口还在流血；不是讲一个完成的故事，而是持续地讲一个尚未结束的故事。

这部小说既是一次文学实验，也是一场伦理承诺。它要求读者不仅“理解”死亡，更“承担”记忆；不仅追寻真相，更拒绝遗忘；不仅结束故事，更延续见证。在此意义上，卡鲁纳蒂拉卡借马里的声音，对每一个试图说出而不是沉默的灵魂，给予了文学的回响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王璞. 时间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——当代西方时间理论述评[J]. 国外理论动态, 2009(1): 89 - 96.
- [2] 夏可君. 生命政治与死亡书写——阿甘本的“例外状态”理论与新历史小说的创伤叙述[J]. 文艺研究, 2014(9): 48 - 59.
- [3] Alber, Jan. *Unnatural Narrative: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*.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, 2016.
- [4] Alber, Jan and Heinze, Ralf. “Unnatural Narratives – Unnatural Narratology: Beyond Mimetic Models of Narrative.” *Narrative*, vol. 15, no. 1, 2007: 2-11.
- [5] Karunatilaka, Shehan. *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*. Sort of Books, 2022.
- [6] 王虹艳. 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综述[J]. 外国文学评论, 2017(1): 101 - 108.
- [7] 郑春. “非自然叙事”视角下的文学创伤书写研究[J]. 外语与外语教学, 2019(5): 98 - 104.
- [8] 高山. 幽灵写作的伦理基础——论“死者”的主体性及其文学重建[J]. 文艺理论研究, 2022(4): 43 - 50.